

臨端

遊美雜記

遊美雜記



百聞不如一見

平常看多了“留美雜感”，“海天遊踪”等類的旅遊書籍，總覺得自己有若坎井之蛙，想想如也能到那些地方走走，必能大開眼界。於是利用兩個月的寒假到萬里外的美國“跑”了一趟，算是證實了俗語說的“行千里路猶勝讀萬卷書”。

我是去年12月7號起程，中途於東京羽田機場停留半個鐘頭後即直飛舊金山，坐了16個小時的飛機，有點挺不起腰的感覺，但走出機艙時看到了四年不見的二姐和二姐夫等在玻璃窗外，利時忘却了一切疲勞。

San Francisco

因經國際換日線，到達時仍是27號早晨，以後三天則在二姐夫和二姐的帶領下，參觀了整個“舊金市”。我們先到Berkeley大學，這大學以有多數諾貝爾獎金得主的教授而聞名國際。校園佔地甚廣，而且綠樹成蔭，似未受嚴冬的影響。我們大略的繞了一周，印象較深的是undergraduate的讀書室，二人一個書桌中間又以木板相隔（如耳機桌），互不甘擾，似很理想。在庭院中也看到了久聞的Hippie，有個黑人捧著個大木鼓猛敲，其前有個白人女子跳著現代舞蹈，其他的則就地而坐和著鼓聲拍手，根本無視於圍觀的群眾，甚為自得其樂的樣子。我們被這情景吸引著，久不能離去。

車子駛入CHINA TOWN時，真有點令我高興的眉飛色舞，周遭全是自個人，看到的是中國字招牌，聽到的是中國話（雖是聽不懂的廣東話，但總也是中國語言）。有趣的是夜裏走過小巷，摸

牌聲更是不絕於耳，真可謂江山易改，“本性”難移。（據說老美也有大部分人喜愛這玩意兒呢？）

此地中國餐館毗鄰林立自不用說，菜單分兩部分，一是美式中餐，另一部分則只有國字，美式中餐皆帶有甜味，而且各道菜都差不多同個兒味，真不曉得老美怎會吃得津津樂道。但給中國人叫的則截然不同，各種菜是色香俱全，好吃的程度絕不下於台北的大館子，尤其是一種只產於加州東北岸的鮭魚更是要得。（老美不善吃魚，就是吃也只限於無骨刺的，而且在Super market買的鷄、魚絕無頭尾。）

離開CHINA TOWN後，繼往觀光客必經之地—Golden Gate Bridge，此紅漆吊橋氣勢甚為雄偉，過橋是一叫Sausalito的小鎮，由這兒除了觀賞整座大橋外並可看到一個於San Francisco與Oakland間的Bay Bridge，由於三藩市地皮昂貴，故有大部分上班的人都住在Oakland，因此每到rush how，這座兩層的鋼筋水泥橋上的車子總要擠得水泄不通，目前已在二市間建築一條海下地道以資補助。這兩座格式全然不同且有古典與現代之別的大橋相離不遠，相映成趣。在Sausalito有間別具風味的“Village Fair”是由二、三十個國家分別擁有一小店舖，專賣各國名產，環繞一周，猶如遊歷全球。

Coit tower是舊金山最高的地方，由此可遍覽全市，以前是觀察失火區的消防中心，今已闢為遊覽區，上有一哥倫布銅像，伸出一手臂指著美洲內陸，似乎極自傲於發現這塊美麗領土，刹是神氣



活現。回程途中車子駛經一條世上最曲折的道路，名為Lumbard street， $\frac{1}{2}$ mile 的路有十個轉彎角，而且由於三藩市地形的關係，整條路呈現由上往下傾斜的單行道，駕駛者得全神貫注，但偏偏在路兩旁又種滿五彩繽紛的各式花草誘引著人分神，不知這些種花者居心何在？

New Yorke

因在美的行程是依姐姐們和親戚朋友的 schedule 而定，故第三天即飛往全球第一大城——紐約。紐約分四大區，我是住在Queens 區的親戚家，夫婦倆都是日本拿M. D. 再到美國來，現在當R₁，因兩人在不同的醫院，每個星期大概有二天夫婦見不到面，聽他們說剛來時更慘，一個月內有時只能碰二次面呢！在那兒也遇到一位校友，我問起本校畢業生的情況，答曰“校友大都肯努力，前途無量”。並說大家都極關切學校的問題，到底是北醫的一份子呀！

Manhattan 是紐約的商業區，Empire state building, Rockefeller center, Radio City, The fifth avenue 等均座落於此。由Queens 到此地要經一條midtown tunnel，即是under sea 的地道，工程浩鉅，汽車行經此時我心想“人定勝天”果不錯，竟然能使車子在海中行駛，多不可思議啊！

來紐約時正值holiday period，人群湧擠，整整排了3個鐘頭才上帝國大廈102層樓，其間電梯速度之快真可比美噴射機。一踏出頂樓，整個紐約即呈現眼前，自由女神像也隱約可見，因室內外溫差相距甚大，站不了一分鐘，頓有“高處不勝寒之感”

每年的New year Eve，在Hilton Hotel，有個別緻的舞會是專為華僑子弟舉行的，大家都帶著自己的兒女來聚會，讓中國人能互相認識，也能

借此使人才不“外流”。

我對New York 的Metropolitan Museum 是久仰大名，本想一到紐約就能先睹為快，那知道在82街轉了老半天竟找不到正門，（Museum 在第82街，是世上除大英帝國博物館外最大的）。只好作罷，即轉往對面的central park 逛。park 面積甚大，又有個聞名的天鵝湖，湖面已結冰，不知是不是冰還不夠堅固，並沒有人溜冰，倒是有許多小孩子在積雪的小山坡上玩著小雪車，全園的枯樹點綴著雪花，景像實在美的令人心疼。

計劃一號飛到keun 與三姐會合，卻碰上new york 大雪，機場都封閉了。當天就到百老匯逛街，雪花飄在臉上，冰冰的，好舒服。全城籠罩著一片銀色，猶如在聖誕卡上看到的景色一般，我從沒想到冬天會是那麼漂亮、可愛。

Kent

Kent 本是 OHIO州，一個默默無名的小鎮，卻由於去年學生暴動，四個學生被國家警衛誤殺，引起輿論公憤而名噪一時。Kent university 建立了一座碑來紀念這四名無辜的犧牲者，站在碑前我默想：過度的自由，也是造成此慘劇的原因之一吧！

在美國，一些靠近學校的娛樂場所，諸如保齡球館，溜冰場等，大都由學生會建立的，並由學生自行經營，管理，而通常採取自動方式，例如保齡球，雖是以局計錢，却沒人為你記分，全是自個來，再拿到櫃檯，他們就依你記的局數算錢。這種信任人的態度，實值得佩服與效法。

Bar 是與台灣迥然不同的地方，也屬於學生活動的範圍，有時教授也帶學生去小酌一番。進門時須出示 I D. card. (通常用學生證)。證明滿法定年齡(各州規定不同。)後就在你手背上蓋個印。(好玩的是，剛滿此年齡的 Boy 最喜歡到 Bar，連著幾天都不洗掉蓋的印，好讓人知道他已成年了。)學生們大概喝的都是含 3% alcohol 的 Beer，美國人酒量驚人，女孩子也不例外，記得我第一次去時，隔壁有桌 5、6 個女孩子，喝 Beer 的速度比男孩子還快。量也較多，她們談笑風生，卻沒人瞧以奇怪眼光，並非她們長得不美，而是這乃很平常的事。Bar 內有點唱機，2544 能造三支歌，有時候也有 A-go-go girl 在台上隨著歌跳舞。

Kent 雖是小城，中國學生卻不少，有一冒充的美國人也登記在中國學生名冊內，因他說的一口流利的國語，而且每逢有中國人來，他總自告奮勇的到機場迎接，並以中國人的兄弟自居。我在 Kent 時，三姐邀了十幾個朋友來聊天，唱中國歌，其樂也融融。

St. Louis, Culumbia

從 Kent 乘飛機到 St. Louis 本要一個多鐘頭，但因此地時間比 Kent 慢一小時，所以就好像只費了 10 分鐘，這種情形是我們在台灣不能經驗到的。

第一次看見大姐夫就在 St. Louis 機場，出機場，他先帶我們去停車，後去逛街，吃中飯，費時不到二個鐘頭，回來，却發現掛在車內窗戶邊的西裝，衣服等，被偷兒光顧了，但窗，門還都鎖得好好的。我們不得不佩服“霉”國小偷的手段高明。當天我們住在 28 層高的 Stoffer Inn，當晚也在頂樓用餐，這是可旋轉觀看夜景的餐室，我告訴姐姐，台灣的中央酒店也有此種設備時，他們都驚訝不已，不知台灣已如此進步了呢？

Hotel 前有一數千呎高的 Arch，是美國東、西相界的 Gate。Arch 底層專賣紀念品與陳列開闢西部時用的馬車、工具等。聽說也可乘電梯至 Arch 的最高處，單從底下往上看已覺得頭昏目眩，(Arch 表面是銀白色的金屬，陽光照射，閃爍不已。)我們實在不敢嘗試由上往下看的滋味。

翌日到一家英國式的 Lodge 吃中飯，餐館前插的是英國國旗，Lodge 的專用車是英國式雙層的 bus, waiter 和 waitress 穿的也是英國 18 世紀的傳統服裝，連廁所都寫著“Mi Lord”“Mi L

ody”，這種古典，莊嚴的氣派，真是名符其實的英國作風。

飯後到 Washington university 照張像後，繼往 Forest park，美國公園有個特色是“廣”。而且包羅萬象，博物館，水族館，音樂廳、花室、甚至動物園等應有盡有。園內有二大湖，好多人在溜冰，連兩三歲的小孩都玩著冰上曲棍球，難怪奧林匹克冰上運動冠軍非他們莫屬。博物館新展出的是一些現代作品，色彩都極鮮艷，似乎還是趨於普普畫派，而且大都以花為主題。中國古物在此也不少，我最欣賞的是一高約二公尺的陶製坐姿觀音像，色彩調和，面部表情溫和、慈祥，却不失莊嚴。

Missouri 的 Coumbia 理當比 Kent 還小，但因有二所女子貴族中學，和一所因新聞系而眾所皆知的密蘇里大學在此，故要比 Kent 繁榮的多。大姐在此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，碰巧正在研究有關醫生與病人之間的社會心理問題，我請她帶我參觀她們的 Medical Department。他們的醫學院似乎是以醫院為主，學校為輔，而且醫院與課室為同一棟樓，大概較便利於“現買現賣”。教室都不大，室內設備倒與我校是伯仲之間。唯獨他們的 Auditorium 裝有閉路電視，便於講解微細課程，其他一些有關醫學的實驗設備，我是“年幼無知”有看沒懂，無從比較。

要去姐夫的 hast family 家 canten city 以前，我們順路到幽默大師馬克吐溫的故居轉了一圈。如您記憶猶新，它的故居可說是“湯姆歷險記”的縮影，您可想像湯姆爬出窗戶沿著烟囪而下的情



景。對面家Mary 的房間還有錄音機播出“湯姆歷險記”中的對白，馬克吐溫筆下的人物均歷歷可見，栩栩如生。這兒賣的紀念品與台灣的觀光區不相上下，幾乎全是日本製，甚至於有made in Taiwan 的，亦可見台灣外銷物品銷路之廣泛。

Phoenix Suncity Grand Canyon

Glen Camble 的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剛洋溢於機艙，飛機已經着路了。Aunt Noie 早等著我們，她是一位醫生的遺孀，年已屆七十，卻健壯得很。丈夫去世後，她用留下的遺產創了一筆獎學金，為大姐獲得，而大姐的生日又巧和她先生同，故她深信這是上帝的安排。

Sun City 是個很奇特的城市，常年陽光普照，年滿 50 的人才能登記居住於此，是一些腰纏萬貫的美國佬的避寒勝地。街道整齊寬闊，妙的是馬路分三行，中間專供 單車或三輪車的老公公、老太婆行駛。看這些七老八老的“小朋友”騎得蠻有一同事的模樣，不禁要掩嘴而笑。這兒有個別開生面的展覽場地，叫Model House exhibition 顧名思義，展出的是各式各樣的房屋模型，唯不同的是，這些模型比率與原物為 1 : 1，內面傢俱、冰箱、電視、各種裝飾品、乃至於花草樹木、假山假水樣樣俱全，而且使用的材料，質地均極昂貴，精細，（有一棟還展出最新式的water bed），各棟房子外都標明著價格，只要你中意了，建築商即依樣為你造一棟，屋後尚可臨著高爾夫球場或畔著人工湖，這種浩費鉅資的生意，我還是頭一番見到。

此地的育樂中心，醫院的設備都屬全國第一流，且全由此地居民出資建設，連墳場都佈置得美侖美奐。我發現這兒人的心好似特別年青，七、八十歲的人還生龍活虎般的游泳、打球、作畫。此地雖是老年人的居所，卻不失青年人的朝氣。來到這世外桃源，真另人難以相信“美國是老暮者的墳墓”。

大概坐了四個半鐘頭的車子才來到這海拔 7700 公尺的高地，沿途樹林叢叢，偶有麋鹿嬉戲其間，積雲的程度也隨著高度漸增，但並不如預料中的寒冷，Grand Canyon 是位於Arizona 北端的大峽谷，長約台灣的一倍半，是幾千萬年歷史的遺跡，景像廣大，真個是“悠悠乎與灝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”“其岩層因土質關係，顏色變化萬千，而且依著陽光照射角度不同，瞬息變化無端，屏息貫注，頗有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的感覺。我認為大峽谷的狀觀，縱不

信上帝，也會感到造物主的存在。

Fresno — California

由Phoenix 到Fresno，要經Las Vegas，上機時乘客極為擁擠，我不幸坐在一個女酒鬼旁，剛起飛，就連喝三杯酒，而且咳嗽個不停，她看我在寫家信，就和我聊天，一談起才知她弟弟正在台服役，她本人在賭城當侍者，她一直要我觀察乘客的形態，果真如她所言，這些旅客，個個興高采烈，精神充沛，似乎都準備豪賭一番。到達賭城時，燈火一望無際，閃爍不已，可想而知是個不夜城，賭客紛紛下機，剎時人去“機”空，真是個“衆人皆賭，我獨留”，空中小姐見我孤單寡人，還來找我談天，學中國字呢！一會兒，另一批乘客慢吞吞的陸續上機，個個神傷黯然，垂頭喪氣，有如敗軍之將，與剛才那些笑聲頻傳，頗具賭客之風的真有天壤之別。由此，我雖未下機痛賭，却已略窺賭城的形形色色。

我人雖未去Las Vegas，我的一支旅行箱却被誤送至那兒，好像從來沒人不在賭城下機似的，經交涉，航空公司答應，若遺失則賠我\$ 500美金，但我寧可要那箱雖不值錢卻具紀念性的小東西。還好翌日它已安返Fresno。

素聞美國圖書館的設備良好，藏書豐富，果然不錯。我參觀的是Fresno State College 二姐夫說這尚屬差一級的，但比起我們的已是更勝一籌，值得一提了。

底樓是閱覽室及展覽室，展出的是藝術系的成品。他們的構想奇特、花樣百出、從焊鐵的小別針到貓形的爆米花機器，無奇不有，另人嘆為觀止。有一櫥窗專展攝影佳作，不知那些作品是太嬉皮化亦或我的鑑賞力不夠，一點都不覺得有美感，反倒有點令我毛骨悚然。閱覽室分好幾間，有一間是專放教授指定的參考資料，只能在裏面看不能出借，一間是放錄音帶，電影機，另一較大的則是新聞室兼讀書室，據說冬天有個壞處，整棟樓暖氣開放，在此讀書不到一小時即昏昏欲睡。二樓是藏書室，進門處有目錄卡，只要知道名或作者，均可查得到，再上一階梯則是書櫃，每書櫃邊都有一小桌子供短暫閱讀者使用。我也試查了一本China of zoology years，確實簡易，方便。還書時只要往校園內的書筒一丟即成，這種學校與學生信用的默契，實令人拍案叫絕。

因二姐夫，二姐已決定回國定居，整天都忙著Packing，我幫不上忙，只好儘看電視，它們雖有

八十幾個頻道，但視各區的收視率而定，通常都只有3~6個可清晰看到。節目與台灣的大同小異，凡較好的影片，台灣的均有轉播。有個較特別的是talk show，是最晚的節目，主持人都具有高度的幽默感，通常在90分鐘內邀請3、4位各界的風雲人士來談天說地或兼表演，像因著every thing you want to know about sex而成名的Dr Reuben，影星如麥斯米倫雪兒，珍羅素，歌星如Glen Camble，等皆是座上賓。另外每週有一電視長片是連電影院都未放映過的新片子。這也難怪美國人看電影的比率為台灣的 $\frac{1}{10}$ 了，電視上都能先睹為快，何苦再去電影院大擺長龍呢？

在美時看的幾片電影都是今年提名奧斯卡的影片，如“Love story”“Five easy piece”等，前者清新感人，後者借一音樂家庭出身的勞動者描寫美國社會背景，我們較不易接受。電影放映與台灣不同的是沒有廣告、國歌，卻在每部主片前都加映一小段卡通或記錄片，且常為青年人自己拍攝的，均極富思想與創造性。票價依地區和影院好壞而不同，小城的影院，學生也可憑證優待，通常為\$1.5~3之間。

Los Angeles

我們從Fresno開車到加州的工業區—洛杉磯，遠遠的就看見全城煙霧瀰漫，一入城更覺得烏煙瘴氣，怪不得美國人常要呼籲解決air pollution的問題。這地區和舊金山全然不同，前者給人的感覺是煩雜，喧嘩，後者卻是安祥可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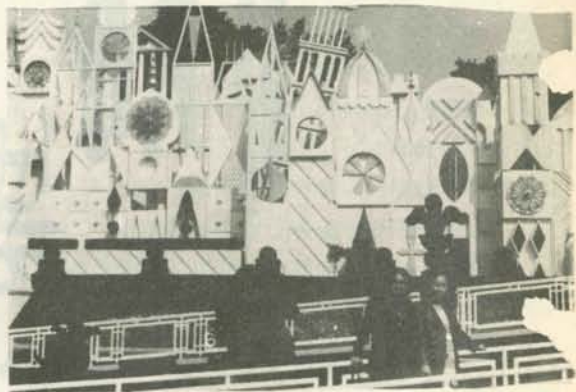
到達洛城，住宿在二姐夫妹妹的公寓，當晚本想去找紀政，碰巧她陪個朋友到Las Vegas，翌日又要飛往慕參加比賽。來此不能一睹亞洲女鐵人的風采，實在遺憾。

隔晨我們到聞名的人間樂園—Disney land暢遊，剛進門，就有Walt Disney筆下的人物如白雪公主、七矮人、米老鼠、Winnie the pooh等迎客。Walt Disney真不愧為創作大師，只要你想得到的玩意，他都做得出，而且均是精心設計、兼具遊樂性與教育性。上至阿爾卑斯山的快速電車、下至潛水艇，都極驚險有趣。其他如海盜洞、愛麗絲夢遊仙境，小飛俠，鬼屋等亦是興趣十足，但我最喜愛的還是一稱為“It's a small world”隧道。遊客乘電動船進入，隧道內有代表各國家，各式各樣的洋娃娃跳著舞，且用各國語言唱出同一曲調的歌，剛出洞口，餘音嫋嫋，彷彿世界盡充滿了和平、快樂。Disneyland雖是兒童的天下，成人來此也

會返老還童，盡興而歸。

遊畢迪斯耐樂園，繼往影城內好萊塢，雖名城，實際上僅是幾條大街，除了有數個影棚外，與其他街道並無不同，連明星的影兒都沒碰着（倒是在迪斯耐樂園看到了亨利方達，本人比電影上更年青、瀟灑。）真令我大失所望。隨後又到中國戲院前欣賞明星的手掌、腳印，自己也裝模作樣的照了張像留念。這戲院的確夠中國化，頂上有金龍，佛像，柱樑也漆以朱紅。女招待穿着及地的粉紅色旗袍，比諸中國女郎，毫不遜色。

剛從洛城回來，即聞那兒慘遭大地震，我們均慶幸能逃離此一浩劫。



旅美終站夏威夷。飛機著陸前，空中小姐、空中少爺都已換上鮮艷的mu mu裝，夏威夷衫、柔和的四弦琴聲也頻頻傳來。

夏威夷雖是美國的一州，但居民生活情況却與美國本土大不相同，沒有絲毫緊張氣份，唯有relax, relax, and relax。男士來此尚可飽足眼福，着比基尼泳裝的妙齡女郎，比比皆是，個個皮膚曬得黝黑發亮，配合著白淘淘的海浪，真是太美，太美了。

這兒中國、日本料理的攤位特別多，而且價格較自己煮的還便宜，買了可隨意在路旁椅檯，或公園內邊吃邊欣賞皇家樂隊演奏。涼風徐來，舒適、安祥的意態，是世間絕無僅有。

山上景色萬千，國畫中的綠山翠谷，在此皆可一覽無遺，若至山口，急風怒濤，更有“我欲乘風歸去”的意念。

三月六號清晨，在a.oha、aloha的道別聲中離開了人間天堂。經關島、琉球，回到了台灣。兩個多月的旅遊好似南柯一夢，誰言“好夢由來最易醒”，隨著日子的遠離，我又回到了現實。